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

### 第九回 逆水潭中不見大人印 山神廟內巧遇惡嘍兵

且說盧爺、韓二義要奔墳前痛哭，被蔣四爺揪住，言道：「二位哥哥，你們是看見墳，以為是五弟的墳，要過去哭去，是也不是？」大爺哭哭涕涕的言道：「見著五弟的墳墓，焉有不慟之理？」蔣爺說：「要真是五弟的墳，哭死也應當。無奈五弟沒死，我實對二位哥哥說罷，五弟追印讓王爺拿住了，王爺愛他，勸他降王爺，他焉肯降？君山鍾雄因是王爺的一黨，他文中過進士，武中過探花，有些個韜略。他出的主意，把老五幽囚起來，假作墳墓，立上石碑，以作打魚的香餌。他知道五弟交的都是俠義的朋友，知曉墳墓在此，必要前來祭奠，豈不是來一個拿一個？」盧爺問：「怎見得？」四爺說：「你看前面明堂那裡，明顯埋伏，不是戰壑，就是陷坑。」大爺問：「怎麼看見？」四爺說：「你瞧祭桌前亮亮的一塊黃土地，山上那裡有平平的黃土地，下面必有埋伏。過去被捉，死倒不怕，幽囚起來全歸降他們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那還了得。」盧爺一看，果然山上各處皆是石頭，惟有墳前一塊土地，可見得是有假，只可半信半疑，被蔣爺拉住。往北走小三神山、山神廟、東山牆，至上天梯，就聽見水聲大作，類如牛吼。再瞧上天梯，一蹬一蹬的石階，直上直下，如梯子一樣。果然東北有一個大水潭，水勢亂轉，「嘩喇嘩喇」的聲如鼎沸。盧爺說：「此潭利害。」四爺道：「固然是利害。我看過天下的水圖，真是個水眼，寒則透骨。」大爺道：「不好就別下去。」四爺說：「誰教印信在潭中，就是開水鍋，我也得下去。」盧爺大哭：「下去就夠活的。」四爺說：「多麼喪氣。你別下去了，在此巡風，遇嘍兵辨別辨別。你可也別哭，教人看見，全走不了。」盧爺無奈點頭，只瞧著二爺、四爺下去。

至寒潭，四爺換了水濕衣靠，下潭工夫甚大，不見上來。又知道四爺身體軟，若水又涼，工夫又大，準死。大爺叫：「四爺陰魂在前，少等片刻，愚兄在五爺墳上哭他一常」就也不管巡風了。轉頭至山神廟前，在一旁有塊臥牛青石上一坐，把夜行衣包袱一丟，就聽見廟內呼救說：「救人哪！救人！」大爺生來是俠肝義膽，專愛管人間不平之事，聽婦女呼救，站起來到廟門口。門隔扇半掩，由縫內一看，有一男子嘍兵的打扮，面向西北，有一婦女，年近三旬，面向東南。雖是鄉間婦女，倒也素淨。眼含痛淚，口中嚷道：「救人哪！殺了人了！」正被盧爺看見。那嘍兵笑嘻嘻的言道：「嫂嫂不用嚷，左右無人，天氣已晚，你要喊了我們伙計來，更不好了。不如就是你我二人在此，倒也無人知曉。」盧爺連瞧帶聽，嘍兵說了好些不是人行的話，把肺都氣炸了。一抬腿，「嗷」的一聲，那隔扇上簾端折，恰巧的往下一拍，正把嘍兵壓在底下，開了個嘴齧地。盧爺躡進來，用足一踢，將隔扇踢開，解嘍兵的腰帶，將二臂捆起。再看婦人，由那邊半開隔扇斜身跑出去了，並未給盧爺道謝。大爺也不嗔怪。

嘍兵被隔扇壓了一下，又將二臂捆起，只當是一塊的伙伴，說：「別玩笑，有這麼著玩的麼？」抬頭一瞧盧大爺，嚇了一跳，只見他頭上戴紫緞子六瓣壯帽，絹帕擰頭，斜拉茨菇葉，紫緞子箭袖袍，鵝黃絲鸞帶，墨灰色的襯衫，青緞壓雲根薄底鷹腦窄腰快靴。肋下佩帶一口軋把峭尖雁翎勢鋼刀，綠沙魚皮鞵子，金什件，金吞口，紫挽手絨繩飄擺，懸於左肋之下。幌蕩蕩身高九尺，紫巍巍一張臉面，類如紫玉一般。兩道箭眉斜入天倉，一雙虎目圓翻，皂白分明。面形豐滿，大耳垂輪。五絡長鬚很根見肉，故此未做官人，稱為美髯員外。這位爺秉性剛直誠篤，仁人君子之風，排難解忿，濟困扶危，有求必應，喜忠正，憎奸佞，愛的孝子賢孫，義夫節婦；恨的貪官污吏，土豪惡棍，到處專管不平之事。

可巧遇見他老人家，嘍兵嚇的真魂出殼，連連往上叩頭，說道：「爺爺你打那裡來？」盧爺「哼」了一聲，把刀拉出約有三寸有餘，言道：「你與那婦方才講些什麼？作此傷天害理之事，當在刀下作鬼。」嘍兵說：「爺爺慢著，方才那是我盟嫂，嫂子、叔有個難戲，我合他鬧著玩，他就急了，可巧讓爺爺瞧見。你別生氣，叔嫂玩笑，古之常理。」盧爺唾了他一口：「呸！呸！什麼東西！問你叫什麼名字？那裡的嘍兵？」「爺爺要問，我是君山旱八寨頭一寨，是巡捕寨的嘍兵，姓毛，叫毛嘎嘎。」

大爺說：「聽你這個名，就不是好人。我且問你，前邊五接松這墳地是什麼人的？」毛嘎嘎道：「這個人提起來，英名貫宇宙。你橫豎也聽見說過，是金華府人氏，後在陷空島五人結拜，人稱五義，號曰五鼠。有個錦毛鼠白玉堂，身居護衛之職，鬧過東京，龍圖閣和詩，萬歲一喜封官。如今跟隨顏按院大人，至襄陽查辦事件。不料王爺派人去將按院大人的印盜來。此人一怒，追至王府，進八卦連環堡，上沖霄樓拿印，一旦失腳，由天宮網墜落下去，教八卦網罩住。更道地溝內有一百弓弩手，圍住銅網亂弩齊發。」

盧大爺說：「可射在致命處沒有？你、你、你、你、你、快些說來！」毛嘎嘎說：「豈止射在致命處，射成大刺猬一般。弩箭上全有毒藥，毒氣歸心，可憐老爺子一命嗚呼！」

稱的起是為國盡忠。死後還拉了個墊背的，把個張華拿刀紮死。依王爺埋在盆底坑，封他個鎮樓將軍，與王爺鎮樓。有個魏先生出的主意，送往君山交給我們寨主爺，平地起墳，前頭挖下戰壑，招俠義前來祭奠，好拿人。我們寨主接著這個古盜壇，念起他是個英雄，常言說的是『好漢愛好漢，惺惺喜惺惺』，找了一塊風水所在，可著我們君山的人，一晚晌的工夫修得了一塊墳地。每天派我們祭奠一次，燒錢掛紙，還得真哭，不哭回去還是挨打。皆因我帶著小童，一個叫三多，一個叫九如，擔著食盒，可巧我遇見路大嫂子，擠在廟中，二人說笑兩句，被爺爺看見，這就是已往從前。」

毛嘎嘎跪在那裡，低著頭說了半天，一抬臉，看盧爺靠著那扇隔扇，按著刀，瞪著眼，一語不發。「呀！爺爺睡著了。」那知道盧爺聽在射成大刺猬那句話時，心裡一疼，就昏死過去了，耳邊聽見「嚕嚕嚕嚕」的，就不知說些什麼。你道為何不倒？有那扇隔扇靠住身子。嘎嘎看大爺不言語，就起身跑出去了。盧爺被一陣風一颺，醒過來了，叫嘎嘎，再找不見。出廟隨叫隨找。那邊有人在五接松樹之下，兩個小童兒將盒打開，擺上祭禮，燒錢紙，叩頭大哭：「五爺呀！」大爺一見，心中一疼，「咕咚」一聲，躺於地上昏死過去了。若問盧大爺的生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